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黑衣修士

[俄罗斯] 契诃夫等 著 刘引梅 刘开华 译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黑衣修士

[俄罗斯] 契诃夫等 著 刘引梅 刘开华 译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衣修士 / (俄罗斯) 契诃夫等著; 刘引梅, 刘开华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605-7372-4

I. ①黑… II. ①契…②刘…③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2675 号

书 名 黑衣修士
责任编辑 张彩云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372-4 / I·179

定 价 2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一谈起俄罗斯文学，人们很自然地便会联想起俄罗斯人的骄傲——《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一些现实主义的鸿篇巨制。可实际上，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真正的万花筒，各种流派、风格的作品无奇不有，不止一个西方现代主义流派在俄国文学中找到其滥觞。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就被西方评论家称作“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

本书收入的作品大都有点另类。读者会在书中意外地看到一些 19 世纪以现实主义著称的大名鼎鼎的俄罗斯作家的名字。他们的这些小说可能给读者带来不小的惊喜：十分严肃的大作家竟然也写些另类的怪异作品！

首先推荐给读者的是索洛古勃的《小矮人》。主人公萨拉宁是个中等偏下身材的小官员。他在身高体胖的妻子面前总显得很矮小。为改变这一窘况，萨拉宁设法搞到一小瓶能让人喝下去就变矮的神秘药水，准备悄悄滴入妻子的水杯里。但他弄巧成拙，那药水竟被他自己误喝了。他开始一天天变矮，成了真正的小矮人，最后如同一粒尘埃一样消失了。

《小矮人》堪称世界怪诞小说中的杰作。作者通过一个绝妙构想，把人物内心的阴暗面和社会上的世态炎凉揭示得淋漓尽致。

果戈理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人。但本书收入的《鼻子》非同一般。其主人公八等文官科瓦廖夫一觉醒来，发现鼻子没了。由此展开了主人公寻找鼻子的亦幻亦真的离奇故事。

无独有偶，果戈理去世六十多年后，1915 年，西方现代派大师卡夫卡发表了他的名作《变形记》。其主人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

果戈理和卡夫卡，一位是现实主义大师，另一位是西方现代派鼻祖。两人的艺术世界各不相同，但其相近的艺术手法显而易见，并取得了异曲同工之妙。在现代主义的诗学语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鼻子》的艺术价值。

俄国著名作家库普林为后世留下许多精彩好看的小说，《所罗门星》便是其中一篇。

主人公茨韦特凭借其擅长猜测各种字谜画谜的特殊才能，偶然破解了一个“所罗门本人从神秘莫测的神灵世界内部提取出来的”、“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伟大的秘诀”，从而获得了支配世上万物的无上的权力：魔鬼撒旦随时听从他的召唤，成千上万看不见的生灵像忠实的奴仆一样为他效力。他看上一个漂亮姑娘，立时那美女便向他抛出一束鲜花；他脑中闪过一个任性的“停电”念头，一刹那间全城所有的电灯全都熄灭了……面对权力、美女、金钱，茨韦特可以随心所欲，他的任何一个意愿转瞬间就会变为现实。

荒山古宅，魔鬼撒旦，离奇情节……对于读者来说，《所罗门星》就像故事中的撒旦一样，具有无法抗拒的魔力。

本书还收入了俄国大文豪屠格涅夫的《幽灵》、契诃夫的《黑衣修士》……他们或描写人的幻觉，或写人的精神分裂，全然不是读者通常所熟悉的那种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他们所叙述的事情更像是一个个梦幻。但正如《所罗门星》中所说的那样：

“其实，谁又能告诉我们：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睁着眼睛看到的生活与闭着眼睛看到的生活有很大区别吗？……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那么，一个人和人类的整个生活难道不是一场短暂、绚丽，而且恐怕还是徒劳无益的梦吗？因为我们的诞生是偶然的，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而只有没完没了的梦才是永恒的。”

最后需要告诉读者的是，本书讲述的故事绝非恐怖，但您最好还是听一下我们的忠告：别在夜里看这本书！

刘开华

目 录

小矮人 / 1

幽灵 / 22

黑衣修士 / 55

瓦尔特·艾森贝格 / 86

卡利奥斯特罗伯爵 / 110

鼻子 / 146

什托施 / 169

所罗门星 / 183

小矮人

[俄] 索洛古勃

刘引梅 译

一

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萨拉宁离中等身高还稍差一截。他的妻子阿格拉娅·尼基福罗夫娜却身高体胖，出身于商人家庭。就是现在，他们婚后头一年，年方二十的妻子跟自己矮小瘦弱的丈夫在一起，简直像个巨人，又高又壮。

“假如她发胖起来怎么办呢？”雅科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心想。

夫妻俩在身高方面的差异时常招致熟人的嘲笑和议论。这些轻率的玩笑干扰了萨拉宁的宁静，但却使阿格拉娅·尼基福罗夫娜觉得好笑。

有一次，萨拉宁在同事们那里参加完晚会（在那里肯定会听到不少风凉话）回到家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挨着阿格拉娅躺在床上，嘴里嘟嘟囔囔，对妻子寻衅找碴儿。阿格拉娅用半睡半醒的声音懒洋洋地、不高兴地反唇相讥：

“我有什么办法呢？又不是我的错。”

她是个非常文静而柔顺的女人。

萨拉宁小声说：

“你不要整天没饥没饱地吃肉撑坏肚子，不要狼吞虎咽地猛吃面食，不要不住口地吃糖果。”

“既然我有这么好的胃口，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吃吧？”阿格拉娅说，

“我做姑娘那会儿，我的胃口比现在还好呢。”

“我想象得出来！怎么，你一下子吃掉了一头公牛吗？”

“一下子吃掉一头公牛是不可能的。”阿格拉娅平静地反驳说。

她很快睡着了，而萨拉宁却在这个奇怪的秋夜无法入眠。

他久久地辗转反侧。

俄国入睡不着觉的时候，往往喜欢想事。萨拉宁可没有这个习惯，他在别的时间很少思索。他只是个公务员，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必要考虑那么多。但这一次，他一反常态，钻进了牛角尖。

“应该有某些手段，”萨拉宁思忖道，“科学每天都有惊人的发现。在美国，可以根据所需要的样子给人们做鼻子，做面部新皮移植，做某些开颅手术，把肠子、心脏切开再缝合。难道就没有能使我长高或者使阿格拉娅变矮一些的方法吗？有没有一种什么秘方呢？怎么才能找到这种秘方呢？怎么能找到呢？是啊，如果老是这样躺在床上，那当然找不到了。石头把水压住，水也不会流动的……应该去寻找……秘方！说不定此秘方的发明者就走在大街上，正在寻找买主呢，难道还会有别的办法吗？他绝不可能把秘方登在报纸上。而沿街挨户兜售、私下里卖什么都方便，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需要秘方的人是不会躺在被窝里的。”

萨拉宁如此这般地思索了一阵，开始迅速地穿上衣服，小声嘟哝说：

“每天夜里 12 点钟出去……”

他不用担心把妻子吵醒。他知道，阿格拉娅睡觉很死。

“像商人那样……”他喃喃地说。“像乡下人那样。”他心想。

他穿好衣服，来到街上，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心里感到很轻松，心情也格外舒畅，就像一个有经验的猎奇者遇到一件新鲜有趣的事似的。

性情温和的公务员安定而平淡地生活了三分之一世纪，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荒原上精明而自由的猎人——库珀^①或迈茵·里德^②

① 库珀（1789—1851），美国作家。

② 迈茵·里德（1818—1883），英国作家。

的主人公——的那种豪放的热情。

可是，他在通往自己供职的司的那条走习惯的路上走了几步，停住了，思忖起来。到底去哪儿呢？一切都静悄悄的，以致大街就好像一座大楼里普通的、安全的、与外界和突发事故隔绝开来的走廊。管院人在门口打盹，警察站在十字路口。路灯亮着。刚刚下过一场雨，人行道和马路上的铺石湿漉漉的。

萨拉宁想了一会儿，怀着满腔困惑径直地朝前走去，向右拐弯了。

二

在两条大街的交叉路口处，在路灯的光亮中，他看见一个人朝他走过来。一种快乐的预感使他的心不由得抽紧了。

那是一个奇怪的人。

他穿一件色彩鲜艳的长袍，束一条宽腰带，戴一顶黑色花纹的尖顶高帽，染成番红花色的胡子又长又细，一口发亮的白牙齿，一双乌黑炽烈的眼睛，脚上穿一双便鞋。

“亚美尼亚人^①！”萨拉宁脑子里不知为什么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亚美尼亚人走到他跟前，说：

“亲爱的，半夜三更的你在寻找什么人呀？最好回去睡觉，或者去找美女，你想去吗，我送你？”

“不，我对我自己的美女已经太满意了。”萨拉宁说。

于是他轻信地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人露出牙齿，哈哈大笑起来。

“妻子高大，丈夫矮小——接吻时，还得搬梯子。唉，这不好！”

“那有什么好办法呢！”

“请跟我来，我是专门帮助好人的。”

^① 指东方魔法的化身。

他们在静谧的、像走廊一样的大街上走了许久，亚美尼亚人在前，萨拉宁在后。

从一个路灯到另一个路灯的这段时间里，亚美尼亚人身上发生着奇异的变化。在黑暗处，他的身体便长高了，离路灯越远，他就变得越高。有时他那帽子的尖顶仿佛比楼房还高，直插云霄。后来，当走近灯光时，他就变小了，在路灯下，他完全恢复了原先的身高，像个普通的、平凡的穿长袍的小贩。萨拉宁竟没有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真是咄咄怪事。他非常轻信，以致他觉得阿拉伯童话中那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奇异的事都是很寻常的，有如极乏味的普通生活的枯燥感受一样。

他们在一座最普通的建筑——黄色的五层楼房门前停下来。门口的灯清晰地照出了自己沉静的标志。萨拉宁看见楼门口写着：

“四十一号。”

他们走进院子里，登上后边侧屋的楼梯。楼梯很暗，但有一束惨淡的灯光射到门上，亚美尼亚人正好站在门前。于是萨拉宁辨别出上面的数字：

“四十三号。”

亚美尼亚人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只在别墅里唤仆人时通常使用的小铃铛，摇了一下，铃声清脆响亮。

门立刻被打开了。一个漂亮的赤脚小男孩站在门里。小男孩肤色黝黑，嘴唇鲜红，牙齿雪白，闪闪发亮，因为他在微笑，既非高兴，亦非嘲讽，他好像从来都是这样在微笑似的。好看的小男孩的眼睛里闪烁着淡淡的绿光。他像猫一样柔软，像噩梦的幽灵一样模糊。他望着萨拉宁，微笑着。萨拉宁直觉得毛骨悚然。

他们走了进来。小男孩把门关上，柔软而灵活地弯下腰，手里提着一盏灯，走在他们前面。他打开了门，他的动作和笑容依然是那样模糊迷离。

这是一个瘆人的、黑洞洞的、狭小的房间，顺墙摆着一排柜橱，里边装着不知是什么的小瓶子，散发出一种怪味，一种带刺激性的、莫名其妙的气味。

亚美尼亚人点上灯，打开柜橱，在里边翻寻了一阵，取出一个装有淡绿色液体的小瓶子。

“这是一瓶很好的滴剂，”他说，“只要往水杯里倒一滴，喝下去，就能安然入睡，不会老醒。”

“不，这个我不需要，”萨拉宁懊丧地说，“难道我是为这滴剂而来的吗！”

“我亲爱的，”亚美尼亚人用令人信服的声音说，“你要是再娶一个跟自己个子般配的妻子，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我不要！”萨拉宁喊道。

“哎，别喊呀，”亚美尼亚人阻止说，“干吗生气呢，亲爱的，徒然给自己找不愉快。你不要，那就别娶好啦。我给你拿别的。不过那可就贵了，贵多了。”

亚美尼亚人蹲下来，他那颀长的身影因此而显得十分可笑。他取出一个四角形的瓶子。瓶子里透明的液体闪闪发光。亚美尼亚人神秘兮兮地说：

“喝一滴可减轻一俄磅^①，喝四十滴可减轻一普特^②。一滴可减一俄磅，一滴价值一卢布。你数一数多少滴，交钱吧。”

萨拉宁高兴起来。

“到底需要多少滴呢？”萨拉宁心想，“她的体重有五普特左右，如果减轻三普特，她将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妻子了。这倒是挺好的。”

“给我一百二十滴吧。”

亚美尼亚人摇了摇头。

“你要那么多，结果会糟糕的。”

萨拉宁涨红了脸。

“嗨，这是我个人的事。”

亚美尼亚人用探询的目光望了他一眼。

“你点钱吧。”

① 一俄磅合 409.5 克。

② 一普特合 16.38 千克。

萨拉宁掏出一沓纸币。

“把今天赢的钱全部拿出来，再添点自己的钱。”他想到。

这时，亚美尼亚人取出一个棱状小瓶，开始滴起来。

萨拉宁心里突然产生了疑惑。

一百二十卢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万一他是在行骗呢？

“这滴剂真的有效吗？”他踌躇不决地问道。

“我们是当面卖货。”主人说道，“我现在就可以向你证明药效。加斯帕尔！”他喊了一声。

那个赤脚的小男孩走进来。他穿一件红夹克衫和短小的蓝裤子。黝黑的两腿裸露过膝。他的腿匀称而健美，走路快捷麻利。

亚美尼亚人挥了挥手，加斯帕尔迅速地脱掉衣服，走到桌子跟前。

烛光暗淡地照着他那发黄的、匀称的、强健而优美的身体，淫荡的笑容，乌黑的眼睛和眼眶下的黑眼圈儿。

亚美尼亚人说：

“服了这纯正的滴剂，立刻见效。把滴剂倒在水里或酒里，慢慢搅匀，直到肉眼看不出来为止。如果搅不匀，便会急剧发生变化，那就不好了。”

他拿起一只带有刻度的细长杯子，倒上液体，递给加斯帕尔。加斯帕尔像个娇生惯养的、经常吃甜食的小孩，装腔作势地一口把液体喝光，把头后仰，用宛如蛇信子似的又长又尖的舌头把最后几滴甜液舔干净。萨拉宁眼睁睁地看着他立刻开始变小了。他笔直地站在那里，望着萨拉宁，笑着，变化着，犹如一个在复活节集市上买来的洋娃娃，当把空气从洋娃娃体内放出来时，它便渐渐缩小了。

亚美尼亚人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放在桌子上。小男孩只有蜡烛那么大小了。他跳起舞来，扭捏作态。

“现在他将会怎么样呢？”萨拉宁问道。

“亲爱的，我们会使他长大的。”亚美尼亚人回答说。

他打开柜橱，从上边一格取出另一个也是那样奇形怪状的器皿。里面的液体是绿颜色的。亚美尼亚人往顶针那么大的小杯子里倒了少许液体，给了加斯帕尔。

像头一次那样，加斯帕尔一饮而尽。

如浴盆里的水逐渐增多一样，小男孩持续不断地、缓缓地变大起来，最后终于复原到先前的身高。

亚美尼亚人说：

“喝的时候可以兑上葡萄酒、水和牛奶，随你喜欢，只是不能兑俄国克瓦斯，那样会严重脱发的。”

三

几天过去了。

萨拉宁喜气洋洋，脸上总是挂着神秘的笑容。

他在等待时机。

他等到了。

有一天，阿格拉娅说她头痛。

“我有药，”萨拉宁说，“效果非常好。”

“什么药都不管用。”阿格拉娅扮出酸溜溜的怪相说道。

“不，这药可管用了。这是我从一个亚美尼亚人手里买来的。”

他说得那样有把握，以致阿格拉娅相信了亚美尼亚人的药效。

“那好吧，把药给我吧。”

他拿来了小瓶子。

“难喝吗？”阿格拉娅问。

“挺好喝的，而且效果灵验，只不过会引起轻微的腹泻。”

阿格拉娅做了个鬼脸。

“喝吧，喝吧。”

“可以掺马德拉葡萄酒吗？”

“可以。”

“那你得陪我喝一杯马德拉葡萄酒才行。”阿格拉娅任性地

萨拉宁斟了两杯马德拉葡萄酒，把滴剂倒在妻子的那只杯子里。

“我怎么觉得浑身发冷呀，”阿格拉娅懒洋洋地轻声说，“拿条头巾来也好。”

萨拉宁跑去拿头巾了。他回来时，两只杯子仍然原样摆在那里。阿格拉娅坐着，微微发笑。

萨拉宁给她围上头巾。

“我好像觉得好一些了，”她说，“还用喝吗？”

“喝吧，喝吧！”萨拉宁喊道，“为了你的健康。”

他端起自己的杯子，一饮而尽。

她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啦？”萨拉宁问。

“我把杯子调换了。将来闹腹泻的是你，而不是我。”

萨拉宁浑身一哆嗦，脸顿时变得煞白。

“你搞什么鬼名堂？”他绝望地大声喊道。

阿格拉娅咯咯大笑起来，萨拉宁觉得她的笑卑鄙而残酷。

他猛然想起亚美尼亚人有还原剂，他急忙跑去找亚美尼亚人。

“他肯定会要高价的！”他提心吊胆地想。“钱算什么东西！让他都拿去好了。只要能够解除这种滴剂的可怕疗效就行。”

四

看来，厄运落在萨拉宁头上了。

亚美尼亚人住过的那套住宅的门上挂着锁。萨拉宁拼命地按门铃，满怀的希望使他受到鼓舞，他不顾一切地一直按门铃。

房间里的铃铛发出响亮而清晰的叮铃声，只有在空住宅里，铃铛才会发出这种无情的脆响。

萨拉宁向管院人跑去。他脸色惨白，脸上，尤其是鼻子上，渗出细小的汗珠，非常非常小，好像凉石头上面的小露珠似的。

他急忙跑进管院人住的房子，喊道：

“穿长袍的人在哪儿?”

一个冷淡的、蓄着黑胡子的男子，年长的管院人，正喝着茶碟里的茶水。他白眼看了看萨拉宁，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萨拉宁呆呆地望着管院人，不知说什么好。

“如果您有什么事找他，”管院人说，怀疑地看着萨拉宁，“那么您，先生，最好离开这里。因为他既然是亚美尼亚人，那么警察局就不会不找他的麻烦。”

“可是该死的亚美尼亚人在哪里呢?”萨拉宁绝望地喊道，“就是住在四十三号那个亚美尼亚人。”

“现在这里没有亚美尼亚人，”管院人说，“他曾经在这里住过，这是真的，这个我不会隐瞒的，可是他现在不住这里了。”

“他到底去哪儿了?”

“走了。”

“去哪里了?”萨拉宁喊道。

“谁知道他呢，”管院人冷冰冰地回答说，“他弄到一张出国护照，出国去了。”

萨拉宁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你懂吗，”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急需找到他。”

管院人同情地望了他一眼，说：

“您，老爷，可别开枪自杀。既然您有急事找那个该死的亚美尼亚人，那您就亲自出国一趟吧。您去一趟居民住址查询处，在那里能找到地址。”

萨拉宁对管院人所说的荒谬的话根本没有动脑筋想一想。他高兴起来。

他立刻跑回家，风驰电掣般地飞奔到房屋管理处，要求年长的管院人马上给他弄一张出国护照。可是他猛然想起来了：

“到底办去哪里的护照呢?”

五

可恶的滴剂不幸地，缓慢地，但却不间断地干着自己恶毒的勾当。萨拉宁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小。衣服穿在身上像只大袋囊。

熟人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说：

“您怎么好像更小了？不穿带跟的鞋了吗？”

“而且也瘦了。”

“工作很忙吧？”

“何苦折磨自己呢？”

终于他们再见到他时哎呀呀地说：

“哟，您怎么啦？”

熟人都开始在背后嘲笑萨拉宁。

“他越长越抽抽啦。”

“他巴望当最小的小人儿呢。”

妻子发现得稍晚一些。他是渐渐变小的，妻子是根据他的又肥又大的衣服发现的。

起初，她老是嘲笑丈夫的个子莫名其妙地变小了，后来就生气了。

“这真奇怪，真丢人，”她说，“难道我就嫁给这么一个侏儒似的丈夫吗！”

不久，所有的衣服都得重做，旧衣服穿在萨拉宁身上直往下掉，裤子提到耳朵上，大礼帽垂到了肩膀上。

年长的管院人有一次顺便来到厨房。

“你们家怎么出了这种事？”他严厉地问厨娘。

“这关我什么事！”胖墩墩的、红脸膛的马特廖娜怒冲冲地嚷嚷道，但她灵机一动，说：

“我们好像没出什么事，一切正常。”

“你们家的老爷开始表现出一些举动。这怎么行呢？真该把他送到

警察管段去！”管院人十分严厉地说。

他肚子上的小链子生气地摆来摆去。

马特廖娜突然坐到箱子上，哭起来。

“您就别说了，西多尔·帕夫洛维奇。”她说，“他出了这种事，我和太太都感到惊讶，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什么原因呢？根据什么呢？”管院人气冲冲地喊，“难道可以这样吗？”

“他的饭量更小了，这倒是叫人高兴的事。”厨娘突然兴奋地说起来。

他越来越小。

无论是仆人还是裁缝，凡是碰到萨拉宁的人都开始对他表现出毫无掩饰的鄙视。小矮人常常颠颠地跑着去上班，两只手勉强拖着巨大的公文包，听见背后传来看门人、管院人、车夫和小孩子幸灾乐祸的笑声。

“瞧那个小官老爷。”年长的管院人说。

萨拉宁经受了許多痛苦。他把订婚戒指丢失了。妻子跟他打了一架，并给在莫斯科的父母写了一封信。

“该死的亚美尼亚人！”萨拉宁心想。

他经常回想起亚美尼亚人取出滴剂，往小瓶子倒得溢出来的情景。

“哎哟！”萨拉宁喊道。

“没关系，亲爱的，这是我的错，溢出来的滴剂算我的，我分文不取。”

萨拉宁也去看过医生。医生开着玩笑给他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他一切正常。

有时，萨拉宁去拜访某人，看门人却不立刻放他进去。

“您是什么人？”

萨拉宁报出自己的姓名。

“我不认识，”看门人说，“这样的人，我们的先生是不接待的。”